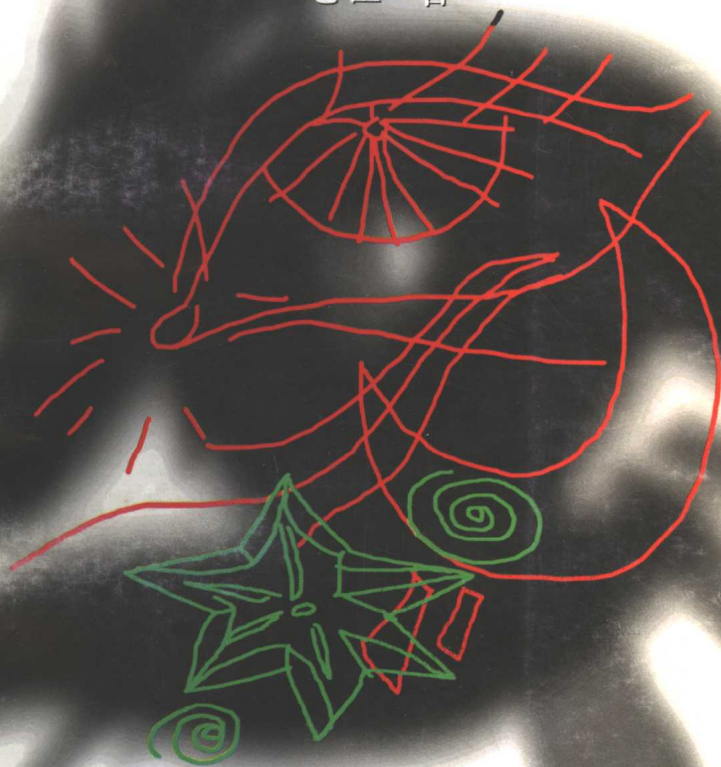


校园小说书系

眼睛的寓言

YANJING DE YUYAN

老臣 著



眼睛的寓言

Yan

Jing

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
藏书章

Yan

希望出版社

眼睛的寓言

老 臣 著

*

希望出版社出版 (太原并州北路 69 号)
山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西新华印刷厂印刷

*

开本: 789×1092 1/32 印张: 7.75 字数: 124 千字

1998 年 1 月第 1 版 1998 年 1 月太原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—5000 册

*

ISBN 7-5379-2107-5
I·227 定价: 8.20 元

内 容 简 介

一场风暴袭击了渤海辽东湾的一座海岛，十岁男孩儿白捞儿的独膀灰鹤、红马相继丧生；因为对自然的破坏，岛上眼睛形状的湖泊干涸，出现淡水缺乏的恐慌；小主人公失踪之后，又被海龟神奇地驮回……这一切使白毛奶奶、船长、杨老师、刘虎子等产生强烈震动。

本书故事看似荒诞，却寓涵着人生的真实和心灵的真实，具有寓言色彩和象征意义，充满资源意识和环境意识。微笑是人类的特征，人类只有学会热爱，才能与大自然平和相处。

十岁男孩儿白捞儿在渡轮驶离码头的时候，耳中骤然响起那天高音喇叭播放风暴警报的声音。

那声音是给海风刮进教室里的。岛上风力发电，风忽软忽硬，电压不稳，声音就随着风势忽轻忽重，断断续续的，但仍然震得男孩儿身体颤抖了一下。他想到了在海滩上任陌生人骑跨的红马，想到了那只独膀灰鹤，面前的一切模糊起来。他的心仿佛生了一双抖动的翅膀，身体给风驮起，斜着臂膀擦过教室半开的门，绕过操场上那根孳生出虬枝的篮球架，飞向了那座湖边。

那座湖在岛的西面，像一只醒目的眼睛。

白捞儿上课的教室坐落在岛中间一座突起的崖顶上。那是一排有些灰土土的低矮平房，面向岛上最高的鼻头山。窗子虽是透明的，但不整齐，上一块下一

块的，打了少一半儿，这使得那排做教室的房子怪模怪样的。陌生人到这里来，不奇怪窗子的破碎，奇怪教室门上的字迹。每扇或开或关的门上，都写着两个班级的红字。那字说红也不红，早年写下的油漆，已褪成黑紫色，看着像干枯的血迹。这没有关系，岛上就是这样，打有了小学校，就是三座教室，每个教室就是两个班级。白捞儿坐着的昏暗房间，就是三、四年级合用的。

那会儿，“四眼儿”杨老师已讲完四年级的课，布置左面两排的学生自习，又开始讲三年级的课。每个教室都是这样，先把大一年级学生的课讲完，再给低年级的孩子授业，这样可以互不干扰。事实上从未发生干扰，因为岛上的孩子从小就接受这样的教育。

这个故事开始的时候，全中国的小学生都在放暑假。岛上小学也在放暑假，但杨老师从陆上回来，把乡统考后判完的卷子往讲桌上一摔，一张白脸涨得发紫，急吼吼地道：“放什么假？放假？你们听着，一个假期，谁也别想歇着，都给我到这里来补课！你们以为我愿意吗？我家的游船已歇了二十一天！二十一天是多少？三周呀！三周能挣多少钱？两千块呀！可我歇得下来吗？咱们的三年级，全乡统考倒数第一；咱们的四年级，全乡统考倒数第二！耻辱啊！”

白捞儿那会儿盯着杨老师圈套圈眼镜后的双眼，觉得里边有火花正在往外冒，多亏那两块圆玻璃遮着，“哧啦啦”的热点儿才没溅到他的脸上。白捞儿有一张过于长的脸。假如这个男孩儿从远处走过来，那张脸也许会让你想起竖立的脚掌。最让你奇怪的并不是他的脸型，而是脸上的两只眼睛，一只眼大，一只眼小。大眼睛仿佛一只硕大饱满、红润欲滴的熟杏，眼光会让你联想到湖水、蓝天等许多纯净的意象；小眼睛却仿佛一颗皱褶的山枣，让你想到洞穴、深潭等许多深不可测的概念。这就决定了他不是个讨人喜欢的男孩儿。

“倒数第一、第二啊！同学们，咱们要不加倍努力，奋起直追，这耻辱的记录就要永远属于我们！你们听着，这个暑期谁也别想放假啦！”“四眼儿”杨老师吼叫的时候，眼镜下滑了一下，他不由得用食指的关节推一下镜架。就在这一瞬间，白捞儿的大眼睛惊恐地眨了一下，他看见杨老师因为近视而变得深陷的眼睛正在向下扫视。就在男孩儿躲避的时候，他听见了老师针芒一样刺人的吼声。

“白捞儿！”

“到！”男孩儿下意识地应，身体颤抖抖地站起来，过于肥大的衬衫像风中的芭茅草叶。

“唉！”杨老师望着少年那张惊恐丑陋的面孔，不由得放低了声音，“白捞儿呀，白捞儿，你咋就不给老师争口气呢？你数学得了8分，语文得了12分。你知道吗？你一个人就给咱们三年级十六名同学的平均分拖下来多少？14分呢！”说话时，老师额头上那颗酒刺十分醒目。白毛奶奶说，杨老师长酒刺的地方，正是人的天目。那个包是杨老师的第三只眼睛吗？

“坐吧，坐！”杨老师又凉又软的手摸了下白捞儿的光头，无可奈何地说道。

白捞儿坐下来，脑子里一片空白。

老师的声音在教室里回响，但总不能在男孩儿脑子里留下痕迹。那声音仿佛是风，从一边耳朵吹进，又从另一只耳朵眼儿里透出。他的心不肯在胸膛的窝窠里呆一刻，总是像一只活泼的鸟儿，一会儿从窝里探出头，往外望望；一会儿从窝里探出头，往外望望。望望又望望，就张开翅膀，忒儿地飞起来，先在教室里兜几圈，又在窗镜上扑棱几下，找到一个空隙，就飞过操场，绕过篮球架，蹿上蓝天，绕小岛的上空盘旋几圈儿，便落到那开满白色芦荻花絮的湖边。

那湖水那么清，又那么蓝，仿佛是一只醒目的眼睛。

有谁知道呢，有谁知道呢？那眼睛里藏着一个多么美好的秘密！

住着白捞儿的海岛在渤海的辽东湾里，在天空上看，那岛仿佛是一张硕大的人脸。四周的海水平展展，碧蓝碧蓝，就像一张没有舒展好的画纸，褶皱就是并不汹涌的波浪。那张脸十分生动，鼻子、嘴巴、眼睛，全都栩栩如生。那是一双多么美丽的眼睛，蓝汪汪的水泊，透出与大海不一样的清澈。生满两岸的郁郁葱葱的芦荻，微风之中，仿佛是不停眨动的睫毛。还有那突起的眉骨也十分生动，那是一座弯弯斜卧的褐红色岩石。白毛奶奶说，天上有一个画仙，在画纸般的海中塑人脸，他本想用黑色的宝石镶嵌眼睛，但又一想，宝石虽然明亮，毕竟是凝固的，就从大陆上的那条女儿河里掬来了清水，于是，岛上就有了湖泊，一汪在岛的东边，一汪在岛的西边。两只眼睛，就那么静静地望着蓝天、白云，望着这硕大的空旷的世界。白毛奶奶说，那是能吸引住海神的眼睛。

——可那是从前。

白捞儿却只看见一只眼睛。打他生下来，就只看得见这一只眼睛。岛东的那只眼睛，早就给岛上的人弄瞎啦！

这剩下的一只眼睛多么宝贵呵，况且，在它碧波

漾动的眼底，珍藏着只有男孩儿和白毛奶奶才知道的秘密呵！

男孩儿发现秘密之后，第一个想法就是告诉奶奶。奶奶有那么多故事，只肯讲给他一个人听。她说话的时候，满头白发十分滑顺，干瘪的眼睛烁烁闪光，脸上满是幸福的表情。要想知道幸福这个词怎么解释，只要看见奶奶讲故事时的脸色就行。奶奶的声音从缺牙的嘴里吐出来，不像平时那样有气无力的，而是如同满天纷飞的芦荻花絮一样，飘飘悠悠，轻松而又快活。她是在享受自己讲述的故事，与她唯一的孙子白捞儿共同享受。男孩儿自然也要与奶奶一同分享自己发现的秘密。

整个岛上，白毛奶奶是唯一值得男孩儿公布秘密、分享快乐的人。

“嘘！”白毛奶奶听见男孩儿气喘吁吁讲述的秘密，反倒紧张起来。她从土炕上滑下地，蹑着脚尖，把门掩严。窗外，没有那个瘸腿船长——老人的儿子、男孩儿的爹爹，老人才舒出一口气来。

“奶奶！”男孩儿仍陶醉在发现秘密的快乐中。

奶奶用干褶的手梳梳柔软的白发，轻轻地把男孩儿搂在怀里。她的声音很低，甚至显得诡秘，几乎是贴在男孩儿耳边说：“孙儿，别嚷！”

“奶奶，这是真的！”男孩儿仍是忍不住地嚷。

“真的就更不能嚷嚷！”奶奶低低地说。男孩儿感觉到了奶奶呼出的热气，喷在颈上，让他想发出笑声，但奶奶不等他笑出来，就开始讲述画神藏宝的故事。奶奶的故事主题明确，就是你珍藏宝贝的地方，不能让别人知道，并且，别人知道得越少越好！

是呵，那是一个多么美好的秘密。美好的东西就跟宝贝一样，贪婪的人总是想方设法得到它。要想不被别人占有，最好是不让别人知道它存在的地方。难道不是这样吗？男孩儿的红马不就是被爹爹夺走，牵到沙滩上，任那些身体上飘着怪怪气味儿的人们骑跨吗？男孩儿白捞儿就不由得在奶奶的故事中冷静下来。

是呵，这是属于他的美好发现，他不能让别人发现它、占有它，他要把它当成永远的秘密，在最隐秘的地方珍藏着。哪里最隐秘呢？心里呗！男孩儿白捞儿仿佛看见了自己的心。心里面真开阔，仿佛一座巨大的山洞，里边又有无数的小洞，真像一座宝窟，珍藏着那么多美好的东西。他要把心灵的洞口严严封住，免得别人发现它！但是，那些秘密却仿佛膨胀的气体，总想找空隙钻出来。这让男孩儿每天都会产生提心吊胆的感觉。

假如那些人发现了这些美好的秘密，并不去破坏它、占有它，那该多好啊！但谁是那样的人呢？爹爹不是，他对白捞儿说话从来没有好气，不是吼叫，就是吵骂，好像他的一切不幸都是男孩儿给他带来的；杨老师也不是，假如他知道了那个秘密，一定会领着全班同学观看的。而班上的同学，连同桌那个又矮又黑的女生何丽丽都欺负他白捞儿，他们怎会不把那美好的东西占有并损坏呢？男孩儿想呀想，还是决定把那个秘密在心灵那个山洞中封存着。这结果让他有些无可奈何，不由得摇了摇头……

叮！粉笔头在光脑袋上弹出一声清脆的响。白捞儿一下子从高高的空中跌落在硬硬的木凳上。杨老师虽然近视，但他和男孩儿的距离太近，所以，总是能准确地击中那面狭窄的额头，并且，每次都留下一个醒目的白点儿。

“白捞儿，你又走神儿啦？唉，你咋总是精神溜号呢？这样下去，你的学习成绩如何提高呢？唉！”杨老师一脸恨铁不成钢的表情，他的叹息无奈而又悲凉。

男孩儿抖抖地站起来，又抖抖地坐下。因为他看见杨老师单掌一压，示意他坐下。他就坐在矮凳上，努力往下按心中那只探头探脑的小鸟儿，别让它把头

探出来，扑棱棱飞向窗外，飞向那只像眼睛一样美丽的湖边。

“大风啊，得有十级，少说也有八级，是多少年不见的大风啊。再有三天，最多四天，就要到咱们的岛上啦！船家们，小船不要往远去，大船早些靠码头。大家注意呵……”

这声音随着窗外洁白的芦荻花絮在飘。空气热咕嘟的，但男孩儿却打着抖颤。他眼前浮现出两双眼睛。一双是红马的，温和宁静而又湿润；一双是灰鹤的，圆溜溜，有些散漫和冷漠。这是两双多么不同的眼睛，却同样牵动男孩儿白捞儿脆弱敏感的神经。在这个叫做菊花岛的人脸形状的海岛上，除了白毛奶奶，可以和他共同享受快乐的，就是这红马和灰鹤。

可风暴袭来的时候，红马会怎样呢？灰鹤将在哪里栖身呢？要知道，瘸腿船长从来不把红马当红马，而是当畜牲，他那双刀子一样刺人的目光，看见灰鹤，总是变得更加锋利，恨不得一下子剃下那颗总是高昂的头，把它变成一锅肉。为此，白捞儿总是让独膀灰鹤宿在湖中隐秘的地方，不敢让它回家。因为家里有那个可怕的爹爹——瘸腿船长。

——这怎不让白捞儿打抖颤呢？



他想赶快飞出教室，去见他的红马，去见他的灰鹤！但是，杨老师干燥、沙哑的声音却在矮屋里回荡，从他的一边耳朵进去，另一边耳朵出来。男孩儿觉得自己的脑袋冰凉，仿佛被那声音掏空了一般，就努力躲避那房檩间撞来撞去的声音。

就在他走神儿的时候，心中那只鸟儿趁他不注意，忒儿，又一次飞出了窗外。

男孩儿就看见了白毛奶奶。老人拄着拐杖，站在白家低矮陈旧的土屋前，风撩起她的白发，正在聆听空中风暴警报的声音。

哦，奶奶一定正在叨咕。是啊，奶奶同样也在等待。她等待许久的日子就要来啦。十天，只需再等十天，那只背上刻着两只眼睛的神龟，就要到岛上探亲来啦。

白捞儿早就认识那只神龟。虽然他没有见过它，但奶奶一遍又一遍讲述神龟的故事，男孩儿早就在故事里认识了它。它是只几百岁的老海龟，身体足有锅盖那么大，龟甲上长满海藻，并且，背上刻着两只醒目的眼睛。那两只眼睛是奶奶刻下的，就是岛上湖泊的形状。奶奶从杀头的刀下救下那只海龟，刻下这双眼睛，海龟便认识了海岛，也认识了奶奶，每隔十年，立秋的日子，神奇的海龟就会回来探望奶奶。十

天之后，就是海龟探亲的日子啦！奶奶不是每天都在盼望那个日子到来吗？

可是，要有风暴了，要有风暴了！男孩儿眼前浮现出一幅风暴来临的恐怖画面。他有些不知所措，他的红马、灰鹤，奶奶的海龟，在风暴中会怎么样呢？

窗外，被岛外和岛内的人称做“岛主”的村长仍在一遍一遍重复着风暴警报的消息。

杨老师看看表，不耐烦了，终于吼叫了一声：“下课！”

白捞儿周身一抖，鸟儿赶紧缩回心灵的窝里，埋下头去。

教室里，响起同学们被压抑了许久的怪叫声……

二

学校东边的月牙湾海滩上，游人们仍然汹涌涌，细软洁白的沙滩给遮阳伞、小帐篷、长长短短的人体遮盖着，喧闹、嘈杂、混乱。海浪运动的声音给

人声压住，闷咕嘟的空气中飘着人体散发出的特有气味儿。那是一种混浊的气味儿，男孩儿白捞儿一嗅见就想呕吐。他讨厌人群。

男孩儿似乎从小就远离人群，包括那些同龄的孩子。他们总是想尽办法拿他开心，白捞儿就躲开他们，去寻找草地上穿游的花蛇，去寻找大肚子绿蝮蝮，去寻找哪怕一块奇特的石头。在阳光下生活了十年，他首先学会了与孤独相处。上学之后，他仍是不肯和同学们玩耍、嬉戏，甚至同行。为此，大家都唤他“怪物”。

杨老师吆完“下课”，白捞儿就第一个冲出教室。这是因为他挨近门口，并且早就有了往外飞窜的准备。当别的同学还在“哗哗啦啦”收拾书包的时候，白捞儿已经跑到了篮球架下。支撑球架的是一根杨木，埋下十来年，突然间在一场春雨后复活了，不但虬生出绿枝，而且渐渐粗壮起来，衬得那面缺豁的篮板有些单薄。

男孩儿的脚步“叭叭、叭叭”，两只在球架上歇翅的麻雀就给惊飞起来。

“你这鸟儿，往哪里飞呀？”白捞儿心里大喊。他眼看着灰褐色的鸟飞向湖的方向。男孩儿不去看它。他要去看望自己的红马。每次放学都是这样，他不回